



顧氏詩史卷之十四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宋紀下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除奉禮郎。遷天章閣待制。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作資治通鑑。帝欲以光爲相。王安石以之。乃止。拜樞

密副使。後復與安石議論。因求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哲宗立。太皇太后臨政。以光為相。悉罷安石所行新法。天下便之。尋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曰文正。

大臣國柱石。行藏關社稷。我於司馬公。每為三歎。息於赫仁宗朝。釋褐初。投跡三章。協帝心。建儲因定策。宋史本傳。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言。但人不敢及耳。未幾遂立英宗為皇子。行道

方有幾。驟遭時否。塞熙寧新天子。妄分堯與跖。奸邪聚如雲。忠亮將安適。赤幟讒既行。青苗辨

何益

本傳。神宗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

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實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帝乃止。○蘇軾撰溫公行狀。安石創立青苗法。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吞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帝不聽。遂行之。後十餘年。天下大困。果如公慮云。

孤鸞畏羣鳥。退居洛水側。隱身十

五秋。銜枚其靜默。蒼生望公如飢思得食。本傳

光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口不論事。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楚辭願銜枚而無言。○又曰退靜默而莫余知。○殷浩傳深源不苛法燎方揚維新鼎還革聖起當如蒼生何。

后起垂簾逐臣咸返國按通鑑元豐八年神宗崩哲宗立。太皇太后臨

朝同聽政。知天下厭苦日久。於是悉罷新法。戒中外無苛歛。而逐臣如蘇軾蘇轍呂公著等俱

召還。**歡聲動九垓司馬相公來公來何太晚宇內**

半蒿萊公其無返洛留以佐三台庶幾活吾人

再令天地開本傳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

至民遂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

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聖心冷人望下書因**

拜相通鑑百姓避留光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

乃下詔以光為門下侍郎。**除法蘇蒼生**本傳光既在朝是時

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

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採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於是

安石所行。**聞風契丹驚**通鑑元祐元年以司馬新法皆罷。

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兩宮虛已聽老臣竭**

忠貞趙家運當厄諸葛前途迫諄諄夢中語臨

危猶盡力本傳光拜左僕射時兩宮虛已以聽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國事託呂公。我死無貽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戚 本傳光得疾。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勤王心。未已。運去。忠臣死。朝廷所託。今以屬公。

失股肱 閭閻亡考妣鬻衣爭致奠。奔喪皆罷市。本傳光薨。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爾 本傳論熙寧新法病民。光一旦起而為政。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

苟無陽春恩 黎庶何能。苟無陽春恩。黎庶何能。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生平薄身謀 安知身後憂。熙豐黨人進。義士及蒙羞。 本傳初光罷諸法。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什所立碑。 **公真社稷器** 興亡所關係。進使生靈安。退令天地閉。 本傳熙寧之際。海內騷動。光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光且病矣。天若祚宋。慈遺一老。惜哉。時不逢白則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

頭方用世 生為安石擠。沒為蔡京忌。 見下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何傷。奸黨碑於公。轉增輝。當時諸忠直。惟恐勿登石。

所以安石工姓名不肯勒通鑑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相追憾元祐

諸賢乃籍宰執司馬光等從臣蘇軾等凡百二

十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本傳

蔡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

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

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

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姓名不肯勒反得傳竹

帛君看立碑人萬古作奸臣按宋史奸臣傳以蔡京為首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夷簡少子幼嗜學至忘寢食

登進士第通判潁州仁宗獎其恬退除崇文

院檢討英宗時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

學士王安石行青苗法公著力爭之安石怒

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召為端明殿學士

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

政革去新法百姓便之四年懇辭位拜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明年薨年七十二贈太師申

國公謚曰正獻

正獻相門胄迥非統緒倫漢書自序班伯與王許子第為羣在於綺

繡統緒之間紛華靡所好養性得其真宋史本

非其好也

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 **簡約服**

時輩名流日與親。公著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常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請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

意消者。於晦叔見之。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

流所敬如此。 **立朝能正色觸邪**。番被謫。時王安石行

極言其不可。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

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 **謝病去朝廷時昏其遁跡**

元豐五年。公著以疾丐去位。 **番簾政清明拔茅羣士征**。哲宗

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于

福寧殿。戊戌。神宗崩。太子卽皇帝位。○英宗宣仁后傳。哲宗嗣位。太后詔散遣京城役夫。止禁

庭工技。戒中外毋苛斂。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驛召司馬光。呂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

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 **平生公輔量今始**。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運權衡。本傳公著少嗜學。父夷簡器異之。曰。他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 **言路不**

宗常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復塞十事且施行**。本傳公著以待讀還朝。太皇

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同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 **同**

心佐司馬倒懸一朝解毒螫既掃蕩謹呼遍天

下。本傳公著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謹呼鼓

六

詩曰。卷之五

六

舞咸以為便。○司馬光論光起為政。海內之民如解倒懸。如脫桎梏。○西都賦。流大漢之愷悌。蕩下秦之毒螫。趨朝啓北扉。恩榮世所希。元祐三年。公著懼辭位。拜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朱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艷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比扉以便執政會議。宋家自無祿良臣捐館

促。本傳。公著薨。大皇太后謂輔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下。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巖

廓日已空。奸邪充輦。轂積衰乃成亂。胡馬中原

牧。按哲宗徽宗用熙豐黨人。若張敦蒸京等。自後朝政日亂。遂有靖康之禍。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生十年父洵游

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

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

二年。試禮部。主司歐陽修擢軾為第一。除大

理評事。英宗召為直史館。熙寧二年。王安石

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後復為御史李定所譖。逮赴臺獄。欲寘之死。

帝憐之。以黃州團練使安置。哲宗立。太皇太

后臨朝。召為翰林學士。太后崩。哲宗親政。貶

軾為瓊州別駕。徽宗立。復朝奉郎。建中靖國

元年卒于常州。高宗即位，贈太師，謚曰文忠。

眉山產雙玉，長公最超俗，弱冠來京師，名聲振

場屋。宋史本傳論：軾弱冠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

書。辭人方避舍朝士，咸推轂。弟轍撰墓誌：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

試禮部，得公論刑賞，驚喜以為異人，遂以冠多

士。公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時事一朝非奸臣驟當局，王安石

政，挺挺竭忠謀，紛紛遭謗讟。本傳：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

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三

言悅上心。通鑑：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

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

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

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蘇轍

蘇轍字子由，軾之弟也。年十九，與兄同登進

士科，以對策直言，授商州軍事推官。神宗立，

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補三司官，屬安石怒，

其不附已，出為河南推官。哲宗立，以祕書省

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右司諫進戶部侍郎
紹聖中元豐諸臣復用貶轍化州別駕徽宗
立蔡京用事徙轍居許州久之卒追復端明
殿學士諡曰文定

次公難為第秀傑氣凌烟

世說新語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宋

史本傳轍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
妙年擢丹桂遂與兄齊肩晉書郤詵傳詵相迫
拜議郎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論事頗精確無黨亦無偏傳

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
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
待事之來然後應之神宗竦
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百計投南服本傳
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
武平兵以獨斷而克符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
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
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
窮治無所得軾遂
聊託騷人吟翻囚御史獄通鑑
請外通判杭州

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可
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
言軾侮慢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
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
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
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
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
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

詆謗為主。於是獄底命如鷄。夢中心似鹿。軾獄中寄

遠軾赴御史獄。相臺霜氣夜淒淒。風動柳花。命如鷄。幸蒙

人主憐黃州。還放逐。通鑑軾下獄。詔李定舒亶

之。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築堤西湖陰。本傳軾

西湖傍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募人

種菱湖中。收其利以備修湖堤。成植芙蓉楊柳

其上。望之如畫圖。結宇東坡曲。軾在黃州與田

杭人名為蘇公堤。時來天地清翰林歸直宿奇

才復奇才一語孤臣哭孤臣何為哭先帝升遐

促恨不及先朝早徹金蓮燭。本傳哲宗立。軾被

論轍論事精確。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亭

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君子不

黨。於轍見之。○書無。投書論八使。頗忤權臣旨

黨無偏。王道平。通鑑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

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

安石。力諫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府推官。雙鸞相背飛去去各天

涯。轍與兄。碌碌風塵走春令。心更厚。本傳論轍

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時昏

怨。尤近古罕見。○詩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歸杜門危言不出口。逍遙潁水濱。著書堪白首

本傳蔡京當國降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後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皇祐元年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歷官至尚書右僕射。無中書侍郎。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章惇為相。純仁請避位。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召復故官。放歸養疾。年七十五而卒。諡曰忠宣。堯夫傳。父風弱齡。耽讀習學。夜忘寐。帳中設

燈燭

聞見錄。公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

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勸帝息邊功

宋史本傳。純仁遷陝西轉運使。

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患。
愛兄辭寵祿聞見錄。公知襄城縣。伯如孝子。召編校秘閣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桑成著作林本傳。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常平粟本傳。秦中饑。賴慕後呼為著作林。民賴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

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朋黨論
公邪晝夜爭輸補之使者至已無所負

雖工羣奸還側目直道信難容世途多反覆昔

為安石排今受章惇逐本傳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時蘇軾以發策

問為言者所攻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

惡邪正各以類分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聞而憂憤乃上疏申理之

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初知諫院時奏言王安石變

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寧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出知河中府

履危無怨毒皎皎忠臣父子同芬馥開見錄

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語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本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登政和二年進士第

積官至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

外郎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綱刺臂血上疏

使傳位太子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

金人逼京城命綱為親征行營使敵兵攻城

綱身督戰殺其衆數千人。復命綱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衆無不奮躍。金人懼。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不久去位。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贈太師。有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行於世。

嘗聞漢昭烈運遭炎燼絕尺土不可階東摧復西折一朝得卧龍卒就三分功飲馬思河洛俄

悲大星落

張嚴默記孔明起巴蜀之地。躡一州之士。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

分之一耳。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一餘並見諸葛本詩注。

漢滅良由天宋亡則不然中原本無恙棄之深

可憐常觀李綱傳廢書每三嘆欽宗定策臣惟

綱最明斷決勝有奇謀廟謨嗟失筭免綱謝金

人宗社委灰塵

○宋史本傳金人渝盟朝廷議避敵之計。綱刺臂血上疏云。若

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上感悟。遂命輟行敵兵攻城。上遣李揆至軍中議和。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揆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

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也。帝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為質。時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勒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饑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會姚平仲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於是免綱以謝金人。其後金人復入寇。二帝遂有北行之禍。

重昏無

獨恨中興主

指高宗

綱來成

足語

通鑑金主封欽宗為重昏侯

綱去指彊宇

按綱去位。執政中原始失。

纔七旬日月煥然新

本傳論綱居相位。僅七十日。○本傳高宗即位。拜綱

尚書右僕射。立軍法。改更者數十條。又奏造戰艦。募水軍。以為興復之舉。

一朝罷黜

後御輦渡江津

本傳黃潛善汪伯彥陰上巡幸東南之議。綱言於帝曰：臣東南

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二聖未還為念。張浚劾綱買馬招軍之罪。遂落職。居鄂州。自綱罷。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神州宋自失非為金人逼不然

諸葛才何以頻遷謫

本傳論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

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此幸。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弔舍為語。默嗚呼。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二帝雖北行皇都猶

未傾星羅三十郡何難抗胡兵

本傳綱入奏曰河北河東者國

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河北所失者真定等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宣諭天子恩得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比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武侯

一巴蜀猶然志興復李公百萬師破敵豈無時

當時籌社稷勢異三分策時無昭烈君舌敝終

何益戰國策一古敵耳未克斬胡奴先聞休僕射

見上徒上萬言書卒踐中分跡馬角何時生抱心

空太息方知二聖讐不在長城北風俗通燕丹

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此借以况二帝。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人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

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

斥章惇誤國累官為河南洛陽令金人陷京

師虜二帝議立張邦昌鼎逃太學中不書議

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會

邊報沓至每陳用兵大計拜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惡其逼已乃諷謝祖

信論昂受張邦昌偽命。貶潮州安置。遂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檜復欲害之。乃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孝宗卽位。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諡曰忠簡。

李公執政日。中原猶未崩。往往陳大舉。志在全

東京。趙公繼其後。鴻溝已分割。中原難與爭。江

南惟固守。寇來兵整飭。寇退民殷阜。宋史本傳論昂為相

南北之勢成矣。故昂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勸

帝使親征。一戰金人走。本傳金人大入。舉朝震

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昂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昂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昂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車駕至平江。命諸將邀金人於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昂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力也。宋家一線餘非昂。那能久。天遣佐中興。

出自庸君口。本傳上嘗謂張浚曰。趙昂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

何不念孤忠。令死奸臣手。斥逐至天涯。嗚呼竟

誰咎。本傳論昂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白首且無歸。丹

心終不負。本傳昂移吉陽軍。昂謝表曰。白首何

之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正氣作山河。首陽其速朽。本傳

鼎在吉陽三年。檜命本軍月具存。下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乃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杜詩。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人也。幼豪爽。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康元年。知磁州。與金人戰。數敗之。虜陷京師。詔為兵馬副元帥。高宗立。李綱薦為東京留守。澤威望素著。既至。盜賊屏息。民賴以安。金人不敢南向。

數上疏請上還京。每為王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而卒。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簡。

康王幸得國。長愁二聖歸。議和深覺是論戰。即言非遂。令忠義士白首壯心違。宗君初擊賊。神妙無能測。空營待虜人。孤軍摧勁敵。捐軀十三

戰所向皆斬獲。

宋史本傳。靖康元年。澤知磁州。澤開門縱擊。斬

首數百級。所獲金帛。悉以賞軍士。有詔以澤為康王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注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合兵入援。皆以澤

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轉戰而東。敵益生兵。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北轅覺既成。中途邀勿克。通鑑皇太后詔曰。舉族不敢復出。北轅之釁。○一本傳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將兵守舊都。報讐心轉迫之。兵卒無一至者。

盜威感激君臣義既昭歸人方四塞

本傳京城盜賊縱橫

身趨王善營群

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敢犯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論曰。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

上疏請還京興師因決策封

章二十上竟同水內石忿憂成疾疹悲歌泪沾

臆臨薨呼度河千秋有生色

本傳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

彈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因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即渡

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畫晦。澤無一語及家事。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唐書李綱謂高祖曰。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何敢久為尚書。

吁嗟宗將軍祖逖齊

清芬

按祖逖欲興復晉室。其事與宗澤相類。

昔恨江東主

晉元帝今

嗟南渡君

宋高宗

懷愍

昔云沒義師。猶可徹徽欽。

今尚存棄寘。若埃塵神州。昔蕩覆京師。那可復中原。今未分。竟不取奇勲。晉東真力屈。宋南吾不識。子弟苟偷生。父兄忍拋擲。何不一興師。同死龍沙北。宋亡不足憐。諸臣深可惜。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也。風骨偉岸。目瞬如

電。早年鷲勇絕人。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年

十八。以敢勇應募。挽強馳射。勇冠三軍。積功

至武節郎。欽宗即位。金人壓境。世忠揮戈力

戰。大破之。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康王即

位。金人再攻河南。世忠數建奇功。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會秦檜將權。四月拜樞密使。與檜不合。上表乞骸。十月罷。進封福國公。晚喜釋老。號清涼居士。薨。贈太師。孝宗朝追封。斬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中興諸名將。斬王勳最優。忠勇復明哲。委身知去留。本傳中興武功。以世忠為第一。○通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本傳李橫進師討偽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勇。故遣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賜以苗劉亂輦。轂君王遭廢辱。張浚使連兵得書。

因慟哭。酌酒誓三軍。不與賊俱生。大呼冲陷陣。

一掃逆臣平。通鑑扈從統制苗傳劉正彥作亂。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奉皇子魏國公粵即位。請龍祐太后臨朝。大赦。改元明受。○本傳苗傳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浚喜躍。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哭。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迺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瞑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

金人渡江。促天子舟中宿。曠敢當其鋒。大將金山曲環甲八千人。橫遮十萬兵。夫人執桴鼓。胡

雛咸震驚。通鑑兀術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

通鑑兀術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海。

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一本傳兀术入侵。分道渡江。諸屯皆敗。帝如浙東。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約日太戰。將十合。梁夫入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分為兩道。出其背。兀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求語塞。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絕江遁去。是役也。兀术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

龍王祠廟口幾斬胡奴首天不助

中華竟令兀术走

本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許。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移兵鎮荆臺公。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术也。

親披草萊十年留幕府金人不敢來

家語 王

○本傳世忠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後夫人梁親織薄為屋。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

字獄無辜殺武穆奸臣怒與爭將惟含沙毒

字二

獄。見下岳飛注。○本傳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櫻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

不如歸杜門絕口不談兵跨驢復携

前馬援注。見

酒西湖聊寄情

本傳世忠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談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

君看權相

側孰能免遷謫保國復全身功名留竹帛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人也。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宣和四年，募敢勇士，飛應募，補承信郎。兀術侵杭州，飛要擊，六戰皆捷。後平江淮，定湖湘，飛功為第一。遷湖北京西宣撫使，加少保。興師北伐，大敗金兀術于郾城，又敗之于朱仙鎮。兀術走還汴，飛遣使修治諸陵，中原響應。奉詔班師，秦檜誣飛謀

反，遂下於理，尋遇害獄中。年三十九。孝宗卽位，詔復飛官，以禮改葬，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莫恤淮陰侯，烏盡良弓收。母悲檀道濟，威權震

天地，歷覽三千年。誰如武穆冤，康王賣父主。和

議心相許，卽君賣主臣。深與胡奴親，通鑑秦檜為捷，懶卽

君君相苟如此，鄂王安所恃。生平報國心，百戰

終難已。江淮掃旣平，秣馬湖湘濱。通鑑張用復寇江西，岳飛

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綱

目岳飛大破楊太于
上書陳大計擒豫滅金人

通鑑岳飛留建康見帝數論恢復之畧飛上疏

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

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

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

而走河北然後分兵瀋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

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連摧兀術陣大捷朱仙鎮驕胡馬不行捲甲將

宵遁宋史本傳岳飛為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奉捷太軍在潁昌諸將

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術

大懼會諸師併力一戰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

挑戰且罵之兀術怒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

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

賊屍布野兀術以拐子馬萬五千騎來飛戒步

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

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

術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術

益兵來飛自以四十騎突戰復敗之飛進軍朱

仙鎮復戰兀術夜遁還汴京飛傲行臺令行視

萬眾焚香迎日望官軍進豪傑聞風來

指日中原開通鑑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

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

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

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未醉

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

黃龍府先頒金字牌黎元動地哭公歸嗟不復

無論十年功竟成三字獄本傳金帥烏陵思謀

軍來即降及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

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

詩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乃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從而南者如市○通鑑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浚謀以張憲為飛部將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浚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子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浚手自具獄成告檜矯詔召飛父子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淫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乃俟尚素與飛有怨遂誣飛受詔逗遛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也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賊檜害忠賢狙謀既昭然庸君雖蒙蔽豈真無片言吾觀班

師際未必非上意踏破賀蘭山

本集滿江紅詞駕長車踏破賀

蘭山當歸淵聖帝

時徽宗已崩欽宗尚留沙漠

豈唯秦檜憎

實乃高宗忌疇昔賜旌旗精忠素所知一朝誣

大逆能不念平時

通鑑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雲都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

字製旗以賜之邦昌居黃屋不忍加誅戮

金人奉冊寶至張邦昌北

面拜舞受冊襲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百官俱拜之及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邦昌來見伏地

請死王慰諭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一切不問

於此獨何心恬然殺

武穆

綱目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于大理寺獄一死千秋悲

皆言檜所為宗君飲恨卒斯時當怨誰

通鑑宗澤憂憤

成疾。諸將入問。澤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無一語及家事。而卒。君王慨興復。

義士將安歸。成敗非無兆。書生尚能料。

本傳方兀木棄

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木悟。遂留。誰云武穆王獨不悟。行箴鞠躬唯盡。

瘁壽敢論存亡。

諸葛亮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捐生終殉國。

孤忠貫金石。千古西湖傍。拱木生顏色。

南村輟耕錄。岳

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左傳。秦伯謂蹇叔曰。爾墓之木拱矣。

君看宋家陵。

冬青井無迹。

輟耕錄。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西僧楊璉真功。怙恩橫肆。發趙氏諸陵。

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義士唐珏聞之。痛憤。不忍陵骨之暴露。收遺骸。共瘞之于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宫冬青樹植其上。以識焉。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人也。四歲而孤。行直視端。

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中進士第。高宗即位。

除樞密院編修。遷侍御史。帝幸錢塘。留浚守

吳門。起兵討苗劉之亂。除知樞密院事。帝欲

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乃以浚為川陝宣撫

處置使。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後罷相。為秦檜所陷。貶永州。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將兵守建康。孝宗即位。封魏國公。尋薨。贈太師。諡曰忠獻。

魏公將相畧膽氣一何雄宋史本傳論儒者之

之氣。則足以正君心。攘凶逆。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首發苗劉逆遂

成浴日功本傳苗傳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

平江。浚秘不宣。未幾。傳等以檄來。浚慟哭起兵。問罪。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

之舉。孰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

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眾咸感憤。於是令韓世忠以兵赴闕。傳正彥走閩中。追縛之。以獻。○趙鼎傳。鼎上疏言。浚有補天浴日之

功請行鎮陝蜀開府秦川曲本傳浚謂中興當

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身任陝蜀之事。置募府於秦川。長驅敗

金人兀術剪鬚奔本傳金帥兀術在淮西。浚懼

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術等由京西入援。紹興元年。大敗金人於和

尚原。兀術僅以身免。亟鬚其鬚。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撻吾鋒

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兵權一我死。爾曹宜絕意。及兀術入攻。果敗。

朝奪胡馬臨江秣公復起操刀胡人夜遁逃廷朝

疑浚。浚求解兵柄。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之。詔浚赴行在。辛炳復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

福州。浚既去國。金人引兵入攻。乃召浚復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術擁

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術擁

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將士見浚，勇氣十倍。韓世忠遣麾下王愈請兀術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術曰：張樞密賊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術色變。夕遁。○左傳：子產曰：上書黜秦檜，精忠反。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獲罪天心祐孤臣檜死公還存
本傳：秦檜用事，事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懼浚為正論以害已，今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勤王心愈切，浚為國賊，必欲殺之。會檜死，乃免。

勤王心愈切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力能退金師，敢將老病辭。

力能退金師敢將老病辭
本傳：孝宗乘輿所在而已。即位，浚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

臨終命諸
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

子還思二帝耻
本傳：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備哉宋長城表表
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垂青史
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文天祥

備美哲如玉。眉秀而長。目顧盼燁然。年二十。舉進士。對策第一。歷官至尚書左司郎。與賈似道不合。累為臺臣論罷。咸淳十年。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入衛。元兵破常州。除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恭宗既降。天祥與張世傑共立益王於福州。以圖恢復。天祥兵敗。卒為元人所執。元主欲官之。不屈。以遇害。有吟嘯集行于世。

宋廷善養士綿延三百秋天厄文丞相獨令遭

此憂勤王徒感激獻策不見收

宋史本傳咸淳十年江上報急

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通鑑天祥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議以爲迂。君王既降，虜箠靡所投，崎嶇奉幼。

主將奮回天謀。本傳元兵破常州。宋帝降。天祥與其客杜詩十二人夜亡出相

城壘。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行入板橋。兵又至。衆

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偶不見。獲免。至高郵。汎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通鑑益

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天祥爲右丞相。無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詩募兵于

溫州。復開府南劍州。經畧江。須臾五坡嶺兵敗。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

見縲囚。本傳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置之厓山破軍中。長揖左衽。相不惜嚴顏頭。

翩翩正氣歌。激昂萬古愁。投足非吾地。餘生獨

倚樓。通鑑文天祥至燕京。元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

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曰。跪。主者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孛

羅怒。命囚于獄。其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氣歌曰。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留燕三年。坐卧一

小按。足不履地。○嚴明哉。帶中意義盡。身當逝。類事見前。張飛注。

本傳。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

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黃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冠歸故鄉。豈曰偷生計。通鑑元世祖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天

祥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積

翁欲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以爲不可。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

寺口卷之十四

言者乃不果釋。江左雖無家故舊滿天涯。總無草廬駕

猶堪博浪沙。上句用諸葛恢復事。妖言一朝起

引頸耳就死。通鑑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

人欲取文丞相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

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

一死之足矣乃詔有柴市既知處義方遂得成仁旨

司殺于燕京之柴市成仁無所疑迂疏乃有之。通鑑天祥志

見上衣。成仁無所疑迂疏乃有之。廣才疎卒以

窮嘗聞古人語巖墻不可依宋亡在朝夕君匪

皇家戚空抱比干心不踐淵明跡似道罷君時

致仕反茅茨江南無寸地再起欲安之。本傳天祥當制

告。賈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

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

復起為湖南提刑。通鑑注。凜凜忠臣節保身

立信曰。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凜凜忠臣節保身

欠明哲庶幾文筆峰首陽同皎潔。天祥所居對

文筆峰自號張陸

張世傑范陽人也。有罪奔宋。隸淮兵。累功至

少傅樞密副使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也。景

定元年登進士第。累擢至禮部侍郎。使軍前

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張世傑

等追從之遂相與立益王是於福州三年益王崩復立廣王昺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元兵破厓山俱與帝赴海而死。

元師如電擊江南望風奔天子解璽綬稽首端

明門通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大宴諸將阿

謝與皇太后出宮福王及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宗室附馬都尉楊鎮知樞密謝堂簽院高

應松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二王竄閩海趙家餘燼在立

以奉宗祧天心或未改是時倡義臣文陸張將

軍許身乃其志存亡非所論宋史忠義傳元軍迫臨安二王入瀾

州陸秀夫與張世傑等遂相與立益王益王殂衛王昺立福州寇復至上築

厓山際寧為興復場聊作埋身地張世傑傳二

軍復攻之世傑以福州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而張弘範等復進兵攻之。端笏立

朝廷悽然淚沾纓生平章句學那可控胡兵通鑑

陸秀夫為左丞相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

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元

人塞海口尚思爭勝負檣旗一夕什宗社為烏

有通鑑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

退合先據之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奉帝居其

間為死計。元人乃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弘範復四分其軍。以舟犯其前。南師繼至。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諸軍大潰。元師薄宋中軍。世傑以十六舟奪港而去。**文臣將若何抱帝沉滄**

波陸秀夫至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在衛王。舟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

海**武將安所適與舟同覆溺**通鑑張世傑復還厓山。收兵將趨安

南。遇颶風大作。世傑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我未死者。欲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

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雖無補天**

功凜哉節士風宋家重儒術淳風庶不失君看

南海旁盡是忠臣骨補天功。見上張浚注。○按帝昺溺海。陸秀夫與張世

傑等死節。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李東陽樂府末家。養士得士力。無數忠賢水中溺。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別號疊山。信州人也。為人豪

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舉

進士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復出

試教官。中無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而宋

亡。元人欲執之。乃變姓名入建寧。已而賣卜

建陽市中。後為魏天祐所逼。遂不食而死。

壘山驚鶴操摩霄氣凌然宋史本傳。徐霖稱枋得如驚鶴摩霄。不可

籠國亡因遁跡賣卜名不傳米履足自給無心

取百錢元兵東下。枋得奔信州。信州不守。乃變

而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潛踪者不

密天祐來相逼迫脅向燕京抱忠因絕食枋得

建陽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天下既定。遂居閩中。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

急。欲薦枋得為功。及見。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

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

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

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

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終不食而始懷柴

死。○趙幽王歌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

素意見前陶終遭廉里厄見前龔志士多苦心

潛注。

由來非一夕君看蘭蕙花肯長蓬蒿澤

遼金附

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本號契丹後

梁太祖時有耶律阿保機者姑稱皇帝號太

祖子太宗德光嗣位遣兵助石晉以滅後唐

晉因割十六州以賂之由是土地浸廣侵畧

中原矣德光死世宗阮立阮死穆宗璟立時

宋太祖始受周禪璟死景宗賢立賢死聖宗

隆緒立遣兵入寇宋真宗自將次澶淵與盟

而去。隆緒傳三世而宋用童貫計。約女直以滅遼。而宋遂有靖康之禍。

金之先出。靺鞨氏號女直。古肅慎之國也。宋徽宗時有阿骨打者起兵滅遼。稱皇帝。國號曰金。是為太祖。阿骨打死。太宗晟立。悉兵入寇虜宋二帝。高宗南渡。而中原遂為金有。晟死。熙宗亶立。亶死。海陵王亮立。暴虐。國人殺之而立世宗雍。金自太宗以來。戰征不息。至雍始與宋結好。而南北得以少安。雍卒。國勢

日衰。四世而蒙古氏起。與宋約兵以滅金。

戎狄稱荒服。不與華人通。

國語戎狄荒服。○左傳戎子曰。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

漢唐昔前盛。席捲陰山空。

中原失其鹿。胡馬始乘風。唐季契丹奮。宋衰女

直雄。

遼史太祖紀。唐昭宗天復元年。痕德董可汗以太祖為本部夷。董專征討。○綱目

政和五年。女直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懷中白日墮。

遼史太祖紀。太祖

祖母夢日墮懷中。有娠。生太祖。

天際五雲重。

金史太祖紀。遼道宗時。有五雲。屢

屢出東方。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氣當主異人。建非常之事。是時太祖生。

遼人起。

沙漠憑陵我城郭。繆哉石敬瑭。求援邊愁作秦

表割盧龍稱兵犯河洛見前後晉高祖及桑維翰注。敬瑭骨

未朽出帝車中縛按後晉出帝為契丹所擒。宋家兵力微不

復征幽朔幣金五十萬年年供毳幙綱目真宗咸平六年。

契丹主侵澶州。帝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仁宗慶曆二

年。契丹來求開南之地。遣知制誥富弼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

至白溝。和好復定。○李陵書常講毳幙以禦風雨。結盟二百秋夾攻情

亦薄通鑑女直阿骨打屢敗遼兵。陷遼郡縣。宰相蔡京。宦者童貫。勸帝與金約。夾攻遼。以

取燕雲。議者多以為不可。不聽。童貫帥師伐遼。敗績。及金人取燕。來歸燕京六州之地。燕之子

女玉帛。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金人瞰幽都戰馬踏空

波中流不陷沒天命將如何通鑑初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

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

處。不得其底。滅遼若翻掌破宋一揮戈徽欽見俘虜

受辱良已多金史太宗天會三年。起兵滅遼。綱目欽宗靖康二年。金人入京師。

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三月。金斡離不。以上皇太后北去。粘沒喝以帝及皇后太子北

還。鄙哉南渡主休兵但請和稱臣復納貢割割

漢山河見上高宗注。猾夏古來有誰若遼金久書蠻夷猾

永嘉及靖康今古同其醜永嘉晉懷帝年號。靖康宋欽宗年號。

戎人日已昌華人日已亡遂令蒙古氏混一我

封疆蒙古。胡元本號。○通鑑世祖綿綿三百載

衣冠化堯鎧李東陽樂府金元相承二真龍起

濠州鯨鯢復誰在皇明通紀元至正十三年列

太祖高皇潛龍在野始居濠州之西鄉乃樂哉

决兆於伽藍以倡義而胡元之鼎竟遷惟吾曹逢此盛明朝悠悠東窓下援筆叙腥臊

顧氏詩史卷之十四終

顧氏詩史卷之十五

華亭顧正誼仲方甫著

元紀

夫元之得有中國也其去匈奴羯氏羗鮮卑
索虜之割據而雄者無幾而中國之有元則
自有天地而有君臣以來而腥穢之禍未有
兩也驅吾冠裳文物之雅而無不椎而髻左
而社侏儻而語而囿吾中國之民若羊豕畜
焉直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已於乎仕元而

人者幾行禽哉非我

明高皇帝之興。逐而出之大漠之外。而疇為
雪百王耻。除千古寃。揭天地日月。令重朗也。
余讀元史。無論其君臣之間。驕淫恠黷。靡靡
無復紀綱。而即此恢恢宇宙中。日擁椎髻左
衽。侏僂之夫。相與謹呼蒲伏其下。而至尊稱
之曰君。亦可醜矣。賈生有言。天子者天下之
首。蠻夷者天下之足。而足反居上。寧詎倒懸
元之亡也。固知天之厭之。而啓我

明也。余作詩史。自盤古而下。訖于元。雖我
明人文蔚起。雲蒸龍變。而不復染指。夫亦曰
天地由此重開闢。吾姑殺筆而藏之。以俟後
之君子

世祖

世祖名忽必烈。姓竒渥溫氏。蒙古人也。宋理
宗時。有鐵木真者。起兵西北。滅夏破金。而稱
帝。自為元太祖。其後四世。而世祖立。在位十
九年。而滅宋。混一區宇。又一十六年。而崩。至

十世順帝荒淫天厭戎狄我

太祖高皇帝逐而出之大漠之外而中國始

安

載筆窺萬古洪荒世悠悠自從唐虞來曆數可

推求三千六百載腥羶方橫流大運有終始得

非渾沌秋禮記史載筆士載言○按通鑑起唐堯甲辰年至宋理宗淳祐三年癸卯

凡三千六百歲而元始聞鐵木真勇悍抱奇謀

一戰勝西夏稱王建九游宋鑑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真盛強遂攻西

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乃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為成吉思

汗思可通後忽必烈歲歲窮征伐南人斃于戈城

池望風拔宋鑑德祐二年元伯顏帥師次于臯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二月

詔諭郡縣降于元綱目錢塘江潮三日不江潮靜不流

杭人方幸之祥興元年有大星南天星散如雪流隕海中小星千餘

隨之聲如雷見陸秀趙家君若臣同向波心滅夫注

華夷混無分普天盡披髮陸沉晉神州猶為百

王羞鯨吞宋九有獨非中國醜天豈助胡元潛

萌開闢端燕都方虎據皇覺已龍蟠元建都於燕○江淹

詩幽并逢虎據○皇明通紀元至正十三年我太祖高皇潛龍在野託身於濠之皇覺寺

百年運將已

大聖乘時起霖雨瀰天來羣生一朝洗

漢書匈奴傳贊

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

胡主順天心北走出長

城

皇明通紀徐達克通州元主聞報大懼左丞相失烈門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夜半遂開

建德門北去如上都○元鑑我太祖高皇帝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

曰順

依然舊沙漠還作漢邊庭

漢書匈奴傳贊匈奴辟居北垂

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夷人主中壤古今亂無兩

吾

明蕩胡塵洪猷誰與倫鄙哉夷虜轍奚足書篇

末冬日無飄風陽春何以發秦滅重瞳勞驅

為漢高天教蒙古氏啓我

聖明朝因歌遂成史繼續三千禩攘狄揚皇威

竊附春秋旨天地既重開五德週還始車書垂

萬年同歸

聖天子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也

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博極羣書旁通天

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
文若宿構者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定燕
聞其名而召之得見親用太宗卽位拜中書
令事無鉅細以身任之無負於國薨於位年
五十五雖居相日久得祿分其親族家惟琴
阮十餘及古今書畫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
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鷓鴣且有翼

莊子鷓鴣巢於深林不
過一枝注鷓鴣小鳥也

井鮒亦有

鱗易井谷射鮒

誰謂胡元國獨無社稷臣

元史本傳

王撫楚材曰吾圖撒合里卓卓信殊倫

楚材鳥長八尺

美髯宏聲帝偉之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
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通鑑楚材天資英
邁夏出能推太乙數本傳帝將出獵楚材以太
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

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
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
明年金宣宗果死

解辯列星文

壬午八月長星見西

夏雲師偏克冬雷敵及

淪

已郊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
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

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
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

破國無屠衆

帝南征詔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
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
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
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下速

不台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然。詔止。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簡女恐

擾民

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技。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

三科堪舉士

通鑑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及命稅課。使劉中揚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賦稅一何

輕。楚材奏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監價。銀一

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胡人武方黷四方悲殺戮非天賜此公誰為

百姓哭

元太祖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通鑑楚材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別號松雪。宋太祖十一世孫也。上世仕宋。皆至大官。賜第於湖州。故為湖州人。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

也。上世仕宋。皆至大官。賜第於湖州。故為湖州人。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

言身卷之十五
六
筆立就以父蔭補官。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事元。積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帝眷甚隆。得請南歸。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書畫絕倫。為世所寶。

孟頫仙中人。宋祖真雲孫。國滅不為耻。去作胡

元臣

元史本傳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

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二十四年。授兵部郎中。○爾雅仍孫之子為雲孫。書畫兩無敵。燁燁光篇籍。

本傳孟頫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其畫山水

可憐茗溪圖竟同朝川

跡

孟頫家茗溪之上。自畫茗溪圖。茗溪在湖州發源。天目山夾岸多茗花。故名。○唐書王維

為安祿山迎置洛陽。授偽給事中。工書善畫。有朝川莊。自畫為朝川圖。桃源堪避

秦何不寫其真君看謝家子猶能一問津

陶潛桃花

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復前行。便得一山。山有小口。捨船

從口入。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並怡然自樂。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理。晉漁人既出。後遂無問津者。○宋謝枋得

隱身不仕。作詩曰。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見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

中原遭燼劫衣冠化甍結番涎多所羞豈惟一

松雪吳生稱大儒何曾居草廬史記陸賈傳尉他甍結箕倨見

陸生注夷人被髮左衽同其風俗者則甍其髮而結之也。○通鑑吳澄臨川人故宋鄉貢進士。元世祖至元中侍御史程鉅夫奉詔起澄至京師累官至國子司業澄早以斯文自任著述甚富為世大儒學者稱焉草廬先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宋亡僑居臨川集三歲即知書母楊氏口授羣書聞輒成誦大德初至京師大臣薦為儒學

教授以師道自任泰定初除國子司業文宗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甚見寵用文宗崩謝病歸臨川元統間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卒年七十七贈叅知政事封仁壽郡公

伯生宋世家委質其胡服鮑魚亂其真歿身不

自覺家語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館閣十

二遷著書在天祿徒誇太史書終媿愚公谷元

本傳虞集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為通奉大夫。○文宗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

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
○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父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長

詠茗溪篇。譏彼玉堂仙。何意邵菴側。亦少種瓜

田。一本集題趙子昂茗溪圖詩。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茗溪似輞川。兩岸青山紅樹底。那無十

畝種瓜田。○一本傳虞集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

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脫脫

脫脫字大用。胡德王馬扎兒台長子也。生而

岐嶷。異於常兒。稍長。膂力過人。器識宏遠。天曆元年。襲授成制提舉。文宗見而悅之。遷內宰司丞。元統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進御史大夫。大振綱紀。中外肅然。至正元年。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修宋遼金三史。十二年。平紅巾之亂。十四年。討張士誠於高郵。連戰皆捷。爲哈麻所譖。罪其老師費財。遂削官爵。安置淮安。復流雲南。哈麻矯詔。鴆殺之。二十三年。張冲上章雪其冤。追復其官。

大聖將龍興夷元應電滅因咲昏庸君自使藩

籬徹脫脫本胡人生平抱忠節元史本傳脫脫功施社稷而不

伐位極人臣而不矯於事君之際始終大義滅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

私親伯顏謀早洩左傳大義滅親○本傳脫脫為金紫光祿大夫時伯父伯

顏為中書右丞相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後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脫

脫常憂其敗謀於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及伯顏擅聚二

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泣語脫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又召楊瑀草詔

數伯顏罪狀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至持衡更城下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遂南行

中外人心悅

至正元年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乃悉更伯顏舊正復科舉

取士法召還二王居舊時來濬黃河土崩疆宇

藩中外翕然稱為賢相裂通鑑至正十一年詔修河防脫脫集羣臣廷

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裂通鑑至正十一年詔修河防脫脫集羣臣廷

反及治河果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矣史記秦陵遲至於

二也天下土崩紅巾雖敗亡高郵復猖獗未

於大將師先聽讒人說銜恨竄滇南飲鳩嗟見

殺本傳汝穎之間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為號有

麾軍奮擊大破之芝麻李遁去十四年張士誠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自行討之師次徐州

據高郵脫脫總制諸軍討之連戰皆捷俄有詔罪其師老費財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

之西行也哈麻譖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遂有淮安之命而臺臣猶以譎輕列疏其兄弟之

罪於是詔流雲南哈麻復矯詔遣使燬之蒙

古國方虛中原運當達致命我

高皇杖鉞施天罰

班固東都賦下人號而上疏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

皇。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書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吳郡崑山人也幼穎敏善記誦輕財喜士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德輝賢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晚年好佛遂祝髮自

稱金粟道人徙家臨濠而卒

仲瑛東南秀意氣本豪華好客不知倦名士蒲

其家園池辟疆偶辭賦野王誇

何氏語林顧仲瑛家富於貲輕

財好客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鼎甲

辟疆有名園○弱齡探二酉晚節悟三車

二酉顧

顧野王事見前○法華經舍利弗如彼長者初

以三車誘引諸子○又云爾時長者當設方便

知諸子等先心所好珍玩奇異之物而告之言

汝等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宜速出來

隋汝所欲玉山藏圖史

語林顧仲瑛購古法書

皆當與汝名畫彝鼎秘龍築別墅

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

金粟寄生涯

祖庭事苑

處圖史之富鼎甲一時

維摩詰是

金粟向來豪俠事盡作優曇花

法華經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

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又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

曠哉真

達士人莫知其旨

語林顧仲瑛晚年閱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

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衣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

達亂世貴全身憚犧應斷尾

左傳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

善乎廢中

權豈獨慕金僊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別號鐵崖會稽人也淹貫經

傳雄於詩文泰定間舉進士補天台尹積官

至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攜家華亭與張昱

諸名人為文字游洪武初徵至京師作老客

婦謠以見志上知其不可強因放歸卒於家

廉夫善傲世曠邁不羣才登高每遐眺懷古心

悠哉何氏語林楊鐵崖每至各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

寄情三江水浪跡小蓬臺

松江志楊維禎會稽人也兵亂携家寓華

亭築室百花潭上號小蓬臺○墓誌銘維禎晚年益曠達柔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

亦無日卧病書為伴

何氏語林楊鐵崖雖病困危坐不披文則弄劄翰或

理音 當歌鞋作杯 楊庶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友人人家時席有歌妓庶夫狂

誕脫妓人鞋行酒令坐客傳飲元 峰烟浦江左 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

懷抱幾時開 張士誠據有吳中元士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庶夫至甚喜即

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庶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

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庶夫不可屈不敢強也 茫茫皆百六 見前李

彈冠信非該 漢書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天地重

開闢何復卧蒿萊犬吠非其主堯舜非所喜歸

來百花潭高眠不復起 宋鑑宋主圍澤州入其城獲衛融融對曰犬各

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 鄒陽畫祭之犬可使吠堯○洪武初召維禎至

京師我

太祖將用之庶夫作老客婦謠以見意或勸上

殺之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一時頗高其事

倪瓚

倪瓚字元鎮別號雲林無錫人也生而俊爽

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貲至正間知天下

將亂乃日鬻其家田產不事家人作業唯道

遙吟諷寄情山水後兵亂遨游四方洪武初

還鄉時已無家卒於姻親鄒氏

元鎮高潔士世外託幽襟 見下 棄捐千金產 雲林

遺事元鎮晚年益務恬退。鬻其田產。不事家事。人稱笑其為癡。元末兵動。諸富家剝削殆盡。人始賞其有見。○韓奕贈元鎮詩。達人抗高。獨抱志。清時樂其閒。棄彼千金產。俗事非所關。獨抱五湖心。一統志。贊乃往五湖三。笑傲烟霞際。逍

遙松桂陰。我清閼閣古鼎燦成林。何氏語林倪雲林所

居有清閼閣。幽迥絕塵。中有古鼎燦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誤。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也。牀頭

荀勗尺。以銅為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窓下

孫登琴。金徽變化篇。孫登琴遇好潔終成癖。遺事

元鎮性好潔。盥頸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耽書數十次。拂振齋閣前後樹石。日令人洗拭。耽書

自為淫。語林元鎮清閼閣中。有書數千卷。皆手成誦。○晉書皇甫謐以著述為務。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謐。為

剪桐因唾染。遺事

元鎮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咳嗽聲。侵晨令家僮遍覓無得。童慮挫楚。僞言窓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

洗馬為泥侵。遺事元鎮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可久素

憎其癖。俟雨中往。途中上下。故以泥污馬。元鎮見馬被污。不悅。拜母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盡

耳。兒疾雖死。不願其醫矣。馬洗數日乃罷。

竹寫逸氣冷然冠古今。遺事元鎮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

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予意在

水踪跡每相尋。異代堪同調。與爾結知音。謝靈運

詩誰謂古今
其代可同調。

顧氏詩史卷之十五終



